

视觉艺术家 林加淇 赋予木刻画当代感

已有上千年历史的木刻是在木板上刻出反向图像，再印在纸上欣赏的一种版画艺术。早期版画的画、刻、印者分工，后来由版画家一人完成，充分发挥艺术创造性。新加坡版画家林加淇（26岁）2019年在拓印彩色版画过程中领悟到，木板上的雕刻画已是完成作品，无须印在纸上，进而用丙烯颜料在木板上上色，从此找到独特的艺术语言，并赋予木刻画当代感。

绘画出身的林加淇接受《联合早报》访问时说，油画可以自学，版画只能在学校学习，在拉萨尔艺术学院主修版画。她认为在胶合板木刻上色的绘画最能表达一己的艺术创造性。

林加淇实验过用混凝土创作，因为它象征都市住宅，是组屋建筑材料，作为素材语言强大鲜明，但难以表现承载更多的内容。她在2019年举行首次个展《混凝土的相遇》，成为平价艺博会“青年才艺项目”最年轻得奖者后，转向木刻画创作。

都市空间刹那间“凝固”

木刻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本地艺术家批判社会现实的有力工具，林加淇的创作版画赋予当代精神，在地化的都市内涵。林加淇说，别人在乡村成长，新加坡人则在公共组屋都市空间长大，这就是我们的童年家乡，自然被之吸引。她形容木刻画的魅力在于，让她刻画的都市空间在刹那间“凝固”了，借此让我们对这样日常的空间有更多鉴赏之心。年轻一代本土艺术家更有自信创造出在地独有的体验，与其他文化交流。

林加淇去年在“谁先觉”画廊的第二次个展“都市：后院”售出九成作品，获得好评。有的作品融入中国画的散点透视，有的组合不同的空间元素，带有独特的刀味与木味。记者在住家楼下散步，一再看到类似林加淇木刻画的构图视角，想起她说的：“如果你不住在政府组屋，或许不会那么充分理解我的创作。”

我们生活的都市空间中有大量塑造过的自然，林加淇木刻画主要用色是人工造色，比如组屋

木刻画家林加淇在月眠艺术中心工作室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

艺术新星

兼收并蓄

黄向京、张鹤杨、王一鸣 / 报道

传承艺术

这几年世界被疫情所困，但困不住年轻艺术工作者的心，他们保持热忱，探索不止，在艺术之路上勇敢前行。新年伊始，《艺苑》记者选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新星，聆听他们的心声，也期待他们来日登上更广阔的舞台。

舞者 吴慧英 探索华族舞文化内涵

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（下称舞蹈剧场）全职舞者吴慧英最初学舞是因父母授意，舞蹈却自此成为她生命重要组成部分。

21岁的吴慧英没想过要当专业舞者，中学毕业后选专业时，发现舞蹈是唯一兴趣，便申请就读南洋艺术学院舞蹈系。

“自幼学芭蕾，但我中小学都将华族舞作为课外活动，所以我对华族舞一点也不陌生。”吴慧英说：“从华族舞中我获取很多新知，除了舞蹈技巧，华族风格和韵味也极为重要，华族舞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须舞者深度探索，才能被成功表现。华族舞这一独特舞种赋予我无限的学习机会，也不断考验我如何突破艺术潜能，因此我决定追求这个职业。”

2021年加入舞蹈剧场任全职舞者，此前求学时吴慧英已展露光芒，曾两度获南艺的院长荣誉奖及其他多种奖项，在校期间也参与多项校内外演出，跃升专业舞者后，她对演出意义有了别样体悟。

“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随舞蹈剧场赴马参加‘诗巫国际舞蹈节’，我在当地巴刹表演了一支‘特定场域’独舞。演出特别之处在于没有舞台，我站在人群中起舞，观众离我非常近。虽然当时很紧张，但能那么近距离地把舞蹈展现给在场观众，并听到他们的热烈掌声，是我一辈子都会牢记于心的——这种感觉在正规舞台上无法感受到。”吴慧英说：“并且，舞蹈起源于生活，能像这样把舞蹈重新带回生活，也揭示出舞蹈与生活的密切关系。”

给观众留下思考空间

表演之外，吴慧英也尝试舞蹈编创，《甲骨文》和《将》是她2021年和2022年的作品。评



吴慧英思考如何从华族舞的实践中突破艺术潜能。

（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提供）

价自己的艺术风格时，她说大致上倾向于故事情节的描述。“无论是跳舞或编舞，我都期待把某些信息传达给观众，我同时也希望留下更深一层的细节，让观众在演出结束后继续思考作品背后含义；另外，技术技巧固然能提升整体节目水平，但我更渴望进一步挖掘以技术技巧探讨更深层概念。”

作为舞蹈艺术工作者，吴慧英说定下许多目标，但目前最大的目标是保持对舞蹈的热爱。“舞蹈这条路是对体力和精力的

考验，相信走这条路的人都能理解有时会感到身心疲惫，尤其是无意间与身边的人做比较，发现没能达到自我要求时那种沮丧。”

年纪轻轻的吴慧英心态很成熟，她说：“我相信任何关系中，爱都需要付出与努力，而当你所爱已成为你的一部分时，你就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维持它。”谈到2023年的计划，吴慧英说锻炼技巧，提升潜能外，也期许参与更多海外演出、舞蹈节及交流。

演奏家 巫崇玮 与时俱进推广打击乐

2022年8月6日傍晚时分，德国纽伦堡市郊森林的露天舞台上人头攒动，超过7万5000人现场观看新加坡乐团五人小组与纽伦堡交响乐团携手演绎的名曲《图画展览会》。这部原为钢琴独奏的作品，被时任纽伦堡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黄佳俊改编，融入东方韵味的独奏乐器，如二胡、笛子、扬琴、琵琶等，而最让人眼花缭乱的，是打击乐演奏家巫崇玮手中的“十八般兵器”。

10月，33岁的巫崇玮成功

考取打击乐首席的席位，成为新加坡乐团目前在任最年轻的声部首席。而他笑谈自己走上打击乐之路的起点，源自一个“错误”。

巫崇玮的父亲巫振加是新加坡乐团建团一代的唢呐演奏家，也擅长笛子。为了培养儿子的艺术情操，巫振加从小亲自教巫崇玮钢琴、笛子等乐器。巫崇玮读小学时，父亲是校乐团的指挥。

“我从小就非常顽皮，当时在乐团吹笛子，仗着爸爸是指挥就更无法无天。”巫崇玮说：“结果有一天爸爸忍无可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斥责我，让我放下笛子去后面打鼓。没想到我拿起鼓槌后就再没放下，我家人现在还玩笑说，这是爸爸一生最大的‘错误’。”

中西融汇 触类旁通

巫崇玮说，打击乐最吸引他的就是永远有学不完的乐趣。据著名打击乐演奏家李民雄统计，世界上有书面记载的打击乐器就有超过1500种，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打击乐器。而作为专业打击乐演奏者，平日需要掌握的乐器不下50种。

在纽伦堡的舞台上，巫崇玮演奏了云锣、大鼓、手鼓、颂钵、木鱼、马来鼓、钟音板等十几样乐器，让欧洲观众大开眼界。观众耳中听的是《图画展览会》，眼前看的却是“乐器博览会”。



巫崇玮在德国纽伦堡表演《图画展览会》，展现十几样充满东方韵味的打击乐器，令现场数万欧洲观众大开眼界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

郑豪是近年来本地剧场界的亮眼新秀。（Crispian Chan @ crispiphotos提供）

郑豪的卡西莫多扮相。（Poh Yu Khing @ pyk.photos提供）

剧场演员 郑豪 以表演交流人生经历

去年本地最受瞩目的大型舞台剧之一，无疑是重演的《光耀建国路》，在众演技精湛的资深演员中，一名唱作俱佳、戏味十足的年轻演员也让许多观众和剧评人眼前一亮——郑豪（Joash Zheng）。

除了《光耀建国路》，31岁的郑豪近年还参演过彭魔的《屎镇》、滨海艺术中心/猴纸剧坊的《牛转乾坤》、Sing'theatre的《卡西莫多》等，虽为本地剧场界新面孔，却在不同类型的各种戏剧作品中展现不凡魅力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毕业于拉萨尔艺术学院的郑豪，接受过多位剧场从业者的指导和训练，也曾在伊迪（Edith Podesta）的野马剧场青年演员培训项目“Young and Wild”下受训。他说：“我会喜欢上表

演，是因为相知已久的友人们，他们一直鼓励支持着我。”

演艺生涯中，令他印象最深的角色便是在脱胎于《巴黎圣母院》的音乐剧《卡西莫多》中，扮演标题人物卡西莫多，卡西莫多独眼、驼背，有语言障碍，尽管丑陋，却拥有温良内心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。郑豪说：“《巴黎圣母院》是我从小就着迷的演出，并且作为局外人（outlier）的感觉陪伴着我成长的旅程，尤其是我作为一个有泛自闭症障碍（ASD）的个体。”

身为剧场演员、声音演员的郑豪，目前不确定所谓的最终目标，他不确定会否从自己身上看到那种与“做到”或“完成”相关的意念。“我只认为经由艺术表达，可能是一种与生命路径不同的人，交流人生经历的形式。”

拓展海外舞台

在本地剧场崭露头角的郑豪，2023年有更宏伟的规划。他说：“目前最大的计划是我将移居到中美洲去！2023年将是激动人心的年份，因为我已经签订了一些海外项目合同。”不久后，我们或许会在更宏大的国际舞台上看到郑豪的表演。

剧场这个奇妙场域，一直吸引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，跻身其中，成为独立演员。为对剧场界怀揣梦想的后进提供意见时，郑豪说：“我认为对于任何渴望全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，的确得有运气的因素，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铺平道路的慷慨前辈，是行业巨头们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机会。但一种源自于内心的善良和宽容，也会有所帮助，即使你有点奇怪也没关系。”

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（下称舞蹈剧场）全职舞者吴慧英最初学舞是因父母授意，舞蹈却自此成为她生命重要组成部分。

21岁的吴慧英没想过要当专业舞者，中学毕业后选专业时，发现舞蹈是唯一兴趣，便申请就读南洋艺术学院舞蹈系。

“自幼学芭蕾，但我中小学都将华族舞作为课外活动，所以我对华族舞一点也不陌生。”吴慧英说：“从华族舞中我获取很多新知，除了舞蹈技巧，华族风格和韵味也极为重要，华族舞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须舞者深度探索，才能被成功表现。华族舞这一独特舞种赋予我无限的学习机会，也不断考验我如何突破艺术潜能，因此我决定追求这个职业。”

2021年加入舞蹈剧场任全职舞者，此前求学时吴慧英已展露光芒，曾两度获南艺的院长荣誉奖及其他多种奖项，在校期间也参与多项校内外演出，跃升专业舞者后，她对演出意义有了别样体悟。

“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随舞蹈剧场赴马参加‘诗巫国际舞蹈节’，我在当地巴刹表演了一支‘特定场域’独舞。演出特别之处在于没有舞台，我站在人群中起舞，观众离我非常近。虽然当时很紧张，但能那么近距离地把舞蹈展现给在场观众，并听到他们的热烈掌声，是我一辈子都会牢记于心的——这种感觉在正规舞台上无法感受到。”吴慧英说：“并且，舞蹈起源于生活，能像这样把舞蹈重新带回生活，也揭示出舞蹈与生活的密切关系。”

给观众留下思考空间

表演之外，吴慧英也尝试舞蹈编创，《甲骨文》和《将》是她2021年和2022年的作品。评



吴慧英思考如何从华族舞的实践中突破艺术潜能。

（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提供）

价自己的艺术风格时，她说大致上倾向于故事情节的描述。“无论是跳舞或编舞，我都期盼把某些信息传达给观众，我同时也希望留下更深一层的细节，让观众在演出结束后继续思考作品背后含义；另外，技术技巧固然能提升整体节目水平，但我更渴望进一步挖掘以技术技巧探讨更深层概念。”

作为舞蹈艺术工作者，吴慧英说定下许多目标，但目前最大的目标是保持对舞蹈的热忱。

“舞蹈这条路是对体力和精力的

考验，相信走这条路的人都能理解有时会感到身心疲累，尤其是无意间与身边的人做比较，发现没能达到自我要求时那种沮丧。”

年纪轻轻的吴慧英心态很成熟，她说：“我相信任何关系中，爱都需要付出与努力，而当你所爱已成为你的一部分时，你就须要付出更多努力去维持它。”谈到2023年的计划，吴慧英说锻炼技巧，提升潜能外，也期许参与更多海外演出、舞蹈节及交流。